

菩提醉了

刘醒龙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刘醒龙 著

文匯出版社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菩提醉了

刘醒龙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菩提醉了 / 刘醒龙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0741-001-9

I. 菩... II. 刘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0679 号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菩提醉了

著 者 / 刘醒龙

责任编辑 / 朱耀华

特约编辑 / 卫竹兰 张予佳

装帧设计 /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75 千

印 张 / 8.125

印 数 / 1—6000

ISBN 7-80741-001-9/I·002

定 价 / 19.00 元

目 录

文学中坚(总序)/陈思和 …… 1

大树还小 …… 5

暮时课诵 …… 61

菩提醉了 …… 97

分享艰难 …… 175

附：作者的话…… 251

文学中坚(总序)

陈思和

如果从 2001 年算起,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,文学队伍在进一步地分化。传媒操作文学的今天,一代代新的作家群层出不穷,评论家们已经疲于创造新名词来概括文学现象,所以,近年来多半是采用作家们的出生年代来为之命名,从 60 年代、70 年代一直到最近被炒热的 80 后,似乎时间是模子,同一时代刻出来的作家也全是一色的。我们在策划时也遇到同一个问题,如何用一个名词来涵盖收入本丛书的六位作家的创作。这虽然说是出版社的要求,对于我们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来说,也确实需要有这种涵盖力和号召力。于是我们提出了“文学中坚”的概念。所谓“中坚”者,原意是指古代军队里最重要也是最有力地发挥战斗作用的那个部分。“中军将最尊,居中以坚锐自辅,故曰中坚也。”现在用于形容史铁生、苏童、王安忆、残雪、刘醒龙、张欣六位中年作家在这二十年中国文坛上的贡献,称他们为“文学中坚”,当无愧也。

“文学中坚”不完全是以作家的年龄来划分,而是从作家对文学的整体贡献着眼。它需要有一批作家与文学共命运,伴随着文学的发展

而发展,寄托了自己的美好青春、理想和生命痕迹。这六位作家,都是从80年代起就投身于文学事业,在他们的眼中,文学是一种有生命价值的事业,值得一辈子为它所奉献。如果说,创作时间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,那么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者,也算是壮年了。他们不再是青年先锋,横空出世,惊世骇俗;他们也不是文坛大佬,拥兵自重,守成启后;他们更不是初出茅庐的娃娃,撒野以眩众,卖俏以自荐。他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创作履历和创作声望,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学观念和市场渠道,已经形成了个人印记的独特文字风格,但他们仍然能够追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。守前待后,自成方圆,而所谓“中”。不管世俗如何变幻,不管新锐如何藐视,他们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存在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世界板荡,文学边缘,在新世纪的头五年里又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,但这些作家们都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力作,证明文学理想的不死。此所谓“坚”。其实,“文学中坚”何止于这六位作家,在当下的文坛,驰骋着一大批这样的文学中坚力量,凭着他们的勤奋与努力,不断用自己的新作品来见证、繁荣、推动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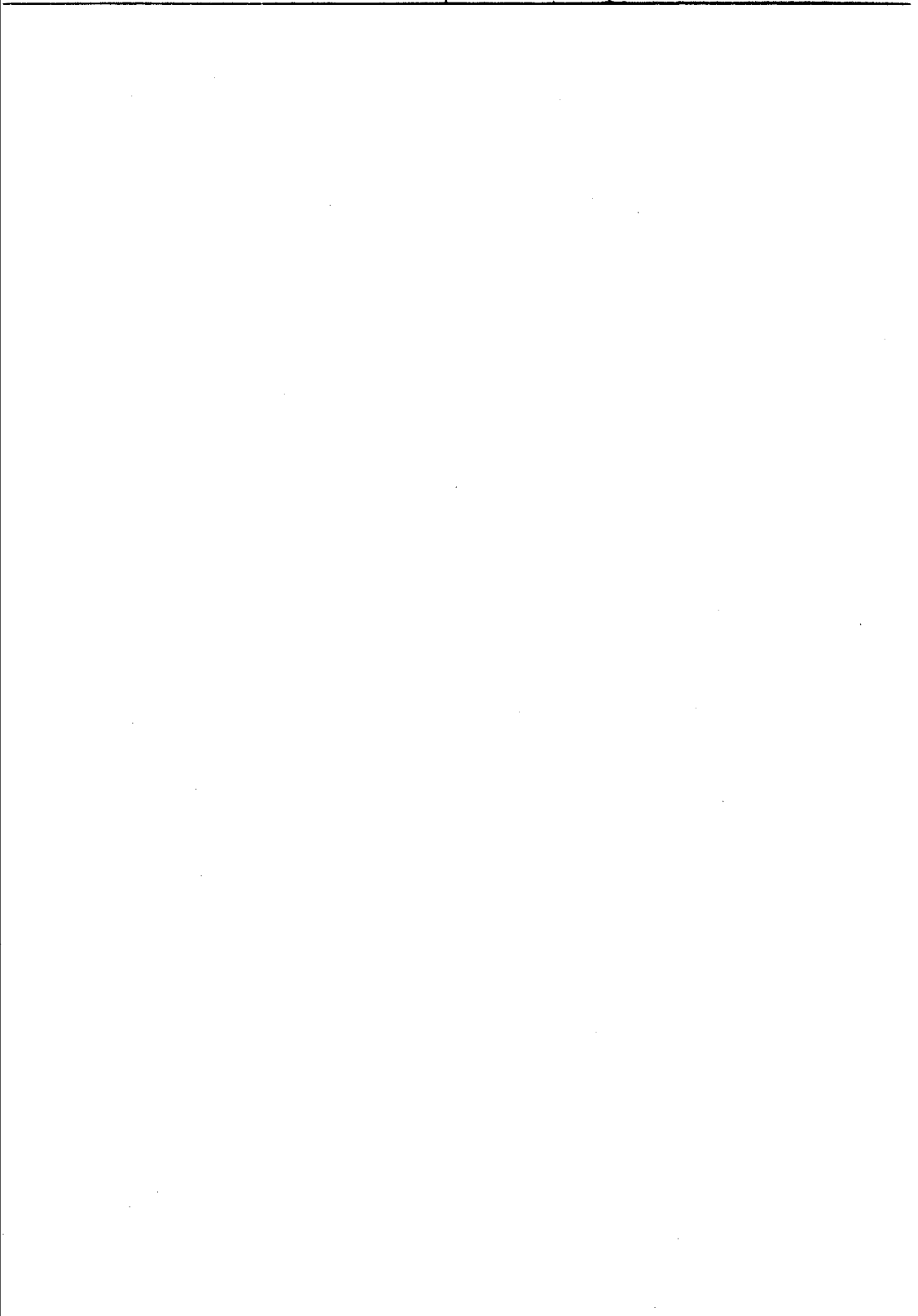
本丛书之所以收录这六位作家的作品,别无他意,只是因为这些作品都选自《上海文学》杂志。《上海文学》自“文革”后复刊,始终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,把一大批作家团结在刊物周围,把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读者,并且在读者的期盼中提升作家。这六位作家在本刊上发表作品比较多,而且时间跨度也长达一二十年,最早的作品可能是在80年代初,最近的作品则是今年的新成果。现在作家受到市场的影响,多以鸿篇巨制炫世,而本刊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,正是

他们当年的代表作、成名作。我们收录这一部分的作品编辑推出,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家的创作步伐,也可以窥见杂志一以贯之的诚意与宗旨。

2005年9月12日于黑水斋



大树还小



……那真是一种天籁之音，分不清是云载来的，还是风刮来的，是水飘来的，还是浪打来的。不知不觉中它就有了。无论是灵魂还是情愫都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存在，无论是血液还是骨髓都实在地领悟到了它的流动。它一点也不声张，更不去夸张，当然也不是默默地悄悄地，就像你的倾诉贴着脸庞流上耳膜，并最终发出同心灵一起共鸣的旋律。它是那种看不见只能悟得到的歌唱。而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歌唱只是让人看的，无论是佯作疯狂的摇滚乐手，还是顾影自怜的流行歌星，那殊途同归的煽情，除了一时的感怀与躁动，与心灵并无关系。如果此刻没有恩雅我又会如何？如果世界上没有恩雅世界又会如何？无论如何，世界与我都会继续存在，它们的区别是媚俗与圣洁。你的声音是灵魂的颤栗，是心灵的咏叹，你只愿说与我听，是因为你知道我是用相同的方式让灵魂和心灵倾听！只有这样，才能感悟到恩雅的歌唱是来自天堂。它是月光在九天之上的一种倾泻，它又是灵性在漆黑的天际中向前坦然的行走！我眼睛虽然紧闭，那圣光却一直在音乐中闪烁。它是那种春天里在溪流上放飘的河灯，也是那种冬季雪夜里在原野上寻觅的火把。看起来它只能照亮一点，它却是深沉地光耀着世

界的要紧之处。你的心灵实际上也一直在歌唱，只是过去一直无人察觉。所以外婆才祈求她在转过街口就能遇上的那一位将我派到你的跟前。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辜负？我领悟到了你的歌唱？……我无法区分哪是恩雅哪是你。实际上我也懒得去区分，因为恩雅的歌唱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。只要恩雅在歌唱，你就从我的灵魂里走进我的生命，或是从我的生命中走入我的灵魂。这样的走动会让心灵重新获得它渴求的感觉。……山里的风声，水里的流响，天上云朵相撞，地下群峰挤压，有十字架的屋顶下唱诗班正专注地望天赞美，没有十字架的旷野中人群低头用心灵在祈祷，这是宇宙万物平常而由衷的声音。心在聆听，身在沐浴……我终于能安宁地睁开眼睛，漆黑的窗口竟射进一道亮光……领受着它的照耀，我忍不住嘲笑一切拦阻的徒劳。面对黑夜，我更会大声歌唱！

——No. 061 书信

山坡上刮过一股北风，阴阴地携起不少看不见的沙子，冰凉地打在有生命有感觉的东西身上。秦四爹放的那头黑色黄牯昂起头朝天打了个响鼻。秦四爹不冲着牛说，他告诉我，黑色黄牯虽然老皮很厚，却还知痒知疼，知冷知热。这个下午，秦四爹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后，便什么也不再说什么，他默默地注视着山下的公路，每当拐弯处冒出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拖拉机来，他那像树根一样的几个手指中，总有一两个要颤抖一阵。秦四爹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唠叨，说自己感觉到那些家伙又要回来了。那些家伙是些什么人，他一直不肯对我说明，只说等

他们来了,我就知道。我以为是乡长带着一批干部下来弄吃弄喝,又以为是那些戴大盖帽,浑身肥得流油却仍要三天两头下来收这费那税的人,还以为是计生委的人来坑里抓那几个怀了三胎和四胎的女人。秦四爹没有摇头说一个不字,他对我的猜想的否定是从干涩的眼窝里迸出来的,落到地上时,砸得脚下的青石板直冒火星。

有一次,秦四爹突然说,“那些家伙不是家伙!”

我想了很久,也想不出这话的意思,只好认定这只是老人的一种情绪,并不是语无伦次。秦四爹这句话从嘴里流露出来时,很平静,绝对不是在骂谁,仔细回味,似乎还有一种怀念在里面。

太阳将山凹照得暖烘烘的,地上的茅草很厚,我几次想像秦四爹那样躺在上面,却怎么也躺不下去。茅草上面很干,但挨地那部分是湿漉漉的,手一抓就是一把水,极少处还能找见不久前那场大雪的残骸。秦四爹的耳朵旁就有一块。那团白花花的雪虽然被自己融化弄脏了,同那只发黑的大耳朵比起来,依然洁白照人。秦四爹在草地上翻过身来时,试图伸出舌头舔舔那雪,舌头不够长,若将头挪一挪就可以够得上,但他似乎懒得这么做,眼见不行也就罢了。

秦四爹转过身对坐在一块石头上的我说:“你其实是个读书人,你怎么不去继续读书哩!有些事就得咬牙坚持。”

我极不愿意有人提及我读书的事,我说:“你若再说这个,我就将你的牛赶走,让你一辈子也追不上它!”

秦四爹忙说:“小杂种,我不说就是,你可别将我的老伴弄丢了。”

我抓起一块石头做出要掷向黑色黄牯的姿势,见秦四爹一副着急的样子,我还是一使劲将手挥出去,在手臂挥动的刹那间,我松开五

指，让石头从肩上坠落身后，扔出去的只是一股风。风落在秦四爹的脸上，他一惊，连忙跳起，一拐一拐地跑了两步，嘴里还大声叫着：“哇啊！哇啊！乖乖别怕，我在这儿！”黑色黄牯安详地吃着地上的荒草，尾巴懒洋洋地迎风摇摆，一点也不在意这边的动静。秦四爹知道自己上了当，他笑一笑后依然回到原处躺下。

我说：“你这么懒，到哪睡到哪，地里的麦子该上点粪了！”

秦四爹说：“你帮我做了吧，回头我给你讲讲当年同女知青谈恋爱的故事！”

我说：“你别哄我，你同母牛谈恋爱还差不多！”

秦四爹一点不火，他说：“你别小瞧我，当年——”

话到这儿秦四爹总不再往下说，他拿这话引诱我很多次了，每次我给他干完活以后，他又反复地叹着气，一副有话说不出口的样子。刚开始时，我以为他是要赖皮。直到有一回我将他逼急了，他凶狠地对我说，他现在不想说这件事，如果不相信就请我滚蛋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总听见垌里的人在说知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好吃懒做，偷盗扒拿不说，还将垌里的年轻人带着学坏。那时，我不懂知青是些什么人，大人们解释说是从城里来的人。我就问镇上那些从城里来的干部是不是知青。大人们说他们同知青一样好不了，但知青只是从城里来的学生。后来知青一词就不大被人提了，大家只成天担心农药化肥涨价，买来的种子会不会有假，同村干部一道到处乱窜的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是来干什么的，另外大家还爱议论的是谁家的儿媳妇好久没露面，是不是又躲到哪儿生孩子去了！我曾问过父亲，当年的女知青有没有同秦四爹谈过恋爱。父亲斥责了我几句，说小孩子别管这些闲事。我以

为父亲是在掩饰他对这事的无知，因为二十几年前，他并不比我现在大多少。后来我听见他小声同母亲议论，说秦四爹没有吃上羊肉反惹了一身臊。父亲说的一身臊是指秦四爹被抓进牢里关了整整三年的事，这件事垸里大人小孩都知道，因为全垸人就他一个人在牢里呆过。我很小时，就同一群小孩子围在他乘凉的椅子旁，听他一遍遍地讲牢房的样子，他说牢房很小，墙是青砖砌的，窗户开在屋檐下搭人梯也够不着的地方，只有门上的一个方洞可以望见外面，十几个人睡在一个通铺上等。在他的描述中，牢房并不可怕，所以我们垸的小孩用抓你去坐牢之类的话是吓不倒的。秦四爹有时还怀念坐牢的日子，说在牢里呆着什么也不用发愁。他说他没有女人可想，所以牢里牢外都一样。

黑色黄牯在那边叫了两声，它总是这样，一吃饱了就吵着要回去。秦四爹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慢吞吞地爬起来，随手在自己背上拍了两下，也不看身上的草粘得紧紧的掉没掉一两根，就不管了。他还拉住我，不让我帮他，说自己还能行。秦四爹一条腿残废了，往坡上走着，看上去倒还舒服。他拾起牛绳往回走时，便艰难多了。黑色黄牯这时往他身边贴了一下，秦四爹伸出手挽住牛脖子。黑色黄牯低着头，压着步子，带着秦四爹缓缓地向山下走。

秦四爹还回头冲着我叫：“别忘了地上的书！”

我拾起草丛中的高一上学期的语文课本，沿着被牛蹄踩烂的山路，阴着脸往山下的垸里走去。

天色正在黑下来，垸边的谁家烧的火粪旁有几个小孩正在那里忙碌着，用几根小木棍在火灰中不停地拨弄，走近了就能闻见一股烤红

薯的香味。

在头里走着的秦四爹扭头对我说：“你家门前怎么有那么多人？”

我其实早看见了，但我没作声。我一直跟秦四爹走到他的小屋门口，他让牛先进门，接着自己也进了门。跨过那道脏兮兮的门槛后，他要我过一会儿来告诉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还估计一定与我姐姐有关。

垸里能走动的人大概都聚到我家门口，大家正传看着一张女人照片。看见我后，母亲连忙从别人手里拿回照片让我看看，我拿着照片时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电影明星，看着总觉得眼熟，后来我终于发现那女人正是姐姐，我愣了一下，连忙将照片还给母亲。旁边的人这时说：“让大树再将信给我们念一遍。”母亲真的将一封信塞到我手里。

天色虽暗，但我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字。姐姐在信里说，她现在在一家公司里找到工作了，是做文秘，工资也不少，环境挺好，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挣到能治好弟弟的病的钱。那时她或是回来，或是接弟弟去城里看病，只要有了钱就什么都不怕！我将信看了一遍，一个字也没念出来，就一头钻进屋里。身后有人叹息说，大树这么聪明却摊上了病魔，真是不公平。

母亲跟在身后也进了屋，她在房门前一把扯住我问：“你是不是又觉得身上疼？”

我一下子挣脱她，扑到床上谁也不理睬。

父亲随后也进了屋，他在外面大声说：“谁一生没个三病两痛，一不舒服就朝别人撒气那算什么东西！”

我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们将姐姐的照片拿回来，不要给外人看，我

就不生气。”

母亲嘟哝道：“照片就是给人看的，保个什么密！”

母亲从外面将照片拿回屋里，搁在我从前做作业的抽屉桌上，然后又转身走出房门。姐姐好看的一双大眼睛就在对面盯着我，弯弯的柳眉比以前更动人，双眼皮连眨也不眨一下。看久了，我忽然觉得姐姐那微微的笑容里不是流露的甜蜜，而是忧伤。姐姐出外打工已有一年了，春天时她也寄了照片回来，那只是一张普通的彩色扩印照片，衣着打扮同在家时差不多，只是背景有一座很高的楼。我数过照片上那楼的窗户，虽然只照出半截楼体，窗户就已经有二十二层。现在这张被人传看的照片上已看不出从前那个姐姐的踪影。母亲仍在外屋兴奋地同父亲说，假若这张照片不是寄给家里，她这做亲娘的也不敢认。

从房门口飘进一股中草药的香味，不一会儿，母亲端了一碗汤药走进来，她先从罐头瓶里抠出了一砣冰糖，然后才将汤药和冰糖一起递给我。汤药的味道很怪，我什么也不顾，张大口几下就吞了进去，不待舌头完全感觉出那药的味道，又连忙将冰糖塞进嘴里。母亲看着我叹了一口气。姐姐上高一那年我开始患病，当时我正读初二，有天放学回来，走到家门口，不知为什么突然一阵头晕，不小心跌倒后，就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，甚至连手都要别人帮忙才能抬起来。治了半年，家里就变得一贫如洗，姐姐的书也读不成了，在家帮助干活，闲时就将自己的课本讲给我听，偶尔有一两天病症感觉轻些时，我拿着笔居然能将初三的作业都做对。后来姐姐决定出门打工挣些钱为我继续治病。姐姐走后的头一个月，我的病情突然加重，一连十几天高烧都在三十九到四十度之间，连医生都说没希望了，父亲瞒着母亲为我准备